

舊小說

乙集三 唐

幻影傳

陳季卿

薛 昭

陳季卿者，家于江南。辭家十年，舉進士無成，羈棲輦下，鬻書判給衣食。常訪僧于青龍寺，遇僧他適，因息于暖閣中，以待僧還。有終南山翁，亦伺僧歸，方擁爐而坐，揖季卿就爐坐。久，謂季卿曰：「日已晡矣，得無餓乎？」季卿曰：「實饑矣。」僧且不在，爲之奈何？翁乃于肘受解一小囊，出藥方寸，止煎一盃，與季卿曰：「粗可療飢矣。」季卿啜訖，充然暢適。東壁有宸瀛圖，季卿乃尋江南路。因長歎曰：「得自渭泛于河，遊于洛，泳于淮，濟于江，達于家，亦不悔無成而歸。」翁笑曰：「此不難致，乃命僧童折階前一竹葉，作葉舟，置圖中渭水之上。」曰：「公但注目此舟，則如公所願耳。」然至家，慎勿久留。季卿熟視久之，稍覺渭水波浪，一葉漸大，席帆既張，恍然若登舟。始自渭及河，維舟于禪窟蘭若。題詩于南楹，云：「霜鐘鳴時夕，風急亂鴉又望塞林集。」此時輟棹悲且吟。獨向蓮花一峯立。明日次潼關，登岸題句于關門東普通院門，云：「度關悲失志，萬緒亂心機。」下坂馬無力，掃門塵滿衣。計謀多不就，心口自相違。已作羞歸計，還勝羞不歸。自陝東凡所經歷，一如前願。旬餘至家，兄弟妻子拜迎於門側。有江亭晚望詩，題於書齋，云：「立向江南滿目愁，十年前事信悠悠。田園已逐浮雲散，鄉里半隨逝水流。川上莫逢諸釣叟，蒲邊難得舊沙鷗。不緣齒髮未遲暮，吟對遠山堪白頭。」此夕

謂其妻曰：吾試期近，不可久留，即當進棹。乃吟一章別其妻云：月斜寒露白，此夕去留心。酒至添愁飲，詩成和淚吟。離歌淒鳳管，別鶴怨瑤琴。明夜相思處，秋風吹半衾。將登舟，又留一章別諸兄弟云：謀身非不早，其奈命來遲。舊友皆霄漢，此身猶路歧。北風微雪後，曉景有雲時。惆悵清江上，區區趁試期。一更後，復登葉舟，泛江而逝。兄弟妻屬，慟哭於濱，謂其鬼物矣。一葉漾漾，遵舊路，至于渭濱，乃賃乘復遊青龍寺，宛然見山翁擁褐而坐。季卿謝曰：歸則歸矣，得非夢乎？翁笑曰：後六十日，方自知。日將晚，僧尚不至。翁與季卿各別。後二月，季卿之妻子，賣金帛，自江南來，謂季卿厭世矣。故來訪之。妻曰：某月某日歸，是夕作詩於西齋，并留別二章，始知非夢。明年春，季卿下第東歸，至禪窟及關門蘭若，見所題兩篇，翰墨尚新。後年季卿成名，遂絕粒入終南山去。

俞叟

尙書王公潛，節度荆南時，有京兆呂氏子，以饑寒遠謁公。公不爲禮，寓逆旅，月餘窮乏益甚。遂霑所乘驢，于荆州市。有市門監俞叟者，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，召而問之。呂生曰：吾家渭北，貧苦未達，無以奉親。府帥公，吾之中表丈也，吾不遠而來，冀相憫恤。而公不一顧，豈非命耶？叟曰：某亦困者，無以賑吾子之急。然向者見吾子有飢寒色，甚不平。今夕可宿吾宇下，展宿食之敬。呂諾之。既延入，摧簷破牖，致蓆于地，坐語且久。所食陶器脫粟而已。食訖，夜既深，謂呂生曰：吾嘗學道于四明山，偶晦迹于此。適聞王公忘舊，深動于心。今夕吾爲子設一小術，以助歸糧，可乎？因覆一缶于地，有頃啓視，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，指曰：此王公也。呂熟視，醅類焉。叟因戒曰：呂生，爾之中表姪也，以食貧故，自輦下千里而至，爾宜厚恤，以展親親。何

特貴忘故之如是耶。紫衣僮而揖。若受教之狀。叟又曰。呂生無行實。可致一馬一僕。練二百匹。紫衣又僮而揖。于是復覆以缶。再啓之。已無見矣。及旦。叟促呂歸逆旅。王公果使召之。方見。卽謝曰。吾子不遠見訪。屬軍府務殷。未果接言。深用爲愧。是日始館呂生驛亭。與宴遊。累日。將戒途。贈以僕馬及練二百。呂生乃歸渭北。

幻戲志

蔣防

殷七七

殷七七。名天祥。又名道笈。嘗自稱七七。俗多呼之。不知何所人。亦不測其年壽。面光白。若四十許人。到處遊行。姓名不定。曾於涇州賣藥。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。得藥者入口卽愈。皆謂之神聖。得錢卻施于人。周寶舊識之。於長安尋爲涇原節度。延而禮之。及移鎮浙西。數年後。七七忽到。復賣藥。寶驚喜。召之。師教益甚。每日醉歌曰。琴彈碧玉調。藥鍊白朱砂。解醺頃刻酒。能開非時花。寶試之。悉有驗。鶴林寺杜鵑高丈餘。每春末花爛漫。寺僧相傳言。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來。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。自後構飾花院。鐫閉時。或窺見三女子。紅裳豔麗。共遊樹下。人有輒採花折枝者。必爲所祟。俗傳女子花神也。是以人共寶惜。繁盛異於常花。其花欲開。探報分數。節使寶僚官屬。繼日賞翫。其後一城士女。四方之人。無不載酒樂遊。連春入夏。自旦及昏。閭里之間。殆於廢業。寶一日謂七七曰。鶴林之花。天下奇絕。嘗聞能開非時花。此花可開否。七七曰。可也。寶曰。今重九將近。能副此日乎。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宿焉。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。道者欲開此花邪。七七乃問女子何人。女子曰。妾爲上玄所命。下司此花。然此花在人間。已逾百年。非久。

即歸閨苑去。今與道者共開之。於是女子驚然不見。來日晨起。寺僧忽訝花漸拆蕊。及九日。爛漫如春。乃以聞。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。遊賞復如春間。數日。花俄不見。亦無落花在地。後鶴林犯兵火。焚寺樹。失根株。信歸閨苑矣。七七偶到官僚家。適值賓會。次主賓趨迎。有佐酒倡優。甚輕侮之。七七乃白主人。欲以二粟爲令。可乎。咸喜。謂必有戲術。資於歡笑。乃以栗巡行。接者皆聞異香。驚歎。唯佐酒笑。七七者二人。作石綴於鼻。掣拽不落。但言穢氣。不可堪。二人共起狂舞。花鈿委地。相次悲啼。粉黛交下。及優伶輩一時起舞。鼓樂皆自作聲。頗合節奏。曲止而舞不已。一席之人。笑皆絕倒。久之。主人祈謝於七七。有頃。石自鼻落。復爲栗。嗅之異香。及花鈿粉黛悉如舊。略無所損。又酌水爲酒。削木爲脯。使人退行。指船即駐。呼鳥自墜。睡魚即活。撮土畫地。狀山形勢。折茅聚蟻。變成城市。人有曾經行處。見之歷歷皆似。但少狹耳。凡諸術不可勝紀。

葉法善

葉法善。字道元。居處州。年七歲。溺於江中。三年不還。父母問其故。曰。青童引我飲以雲漿。故少留耳。弱冠入居卯酉山。其門近山。巨石當路。每環迴爲徑。以避之。師投符起石。須臾飛去。路乃平坦。衆共驚異。常遊括蒼白馬山石室內。遇三神人。皆錦衣寶冠。謂師曰。我奉太上命。以密旨告子。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。以校錄不勤。謫於人世。速宜立功濟人。功滿當復舊任。以正一三五之法。令授於子。言訖而去。自是誅蕩精怪。掃穢凶妖。所在以救人爲志。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再生。復爲夫婦。師識之曰。屍媚之疾也。不速除。張死矣。師投符。化爲黑氣焉。相國姚崇女已終。鍾念彌深。投符起之。常行涉大水。忽沉波中。謂已溺死。七日復

出，衣履不濡，云暫與河伯遊蓬萊。武三思乘機，師以頻察妖祥，保護中宗相王及元宗，爲三思所忌，竄於南海。師乘白鹿自海上而至，元宗繼統，凡吉凶動靜，必預奏聞，會吐蕃遣使進賀，函封曰：「請陛下自開，無令他人知機密。」朝廷默然，唯法善曰：「此是凶函，宜令蕃使自開。」元宗從之。及令蕃使自開，函中弩發，中蕃使死。開元初正月望夜，元宗移仗於上陽宮觀燈，尙方匠毛順心結構綵樓三十餘間，金翠珠玉間廁其內，樓高百五十尺，微風所觸，鏘然成韻，以燈爲龍鳳螭豹騰躡之狀，似非人力。元宗大悅，促召師觀於樓下，人莫知之。師曰：「燈影之盛，固無比矣，然西涼府今夕之燈，亦亞於此。」元宗曰：「師頃嘗遊乎？」曰：「適自彼來，便蒙急召。」元宗異其言，曰：「今欲一往得乎？」曰：「易耳。」於是令元宗閉目距躍，約曰：「必不得妄視，如其言。」已在霄漢，俄而足及地，曰：「可以觀矣。」既睹影燈，連亙數十里，車馬駢闐，士女紛委，元宗稱盛者久之。乃請回復閉目騰空而上，頃之已在樓下，而歌舞之曲未終。元宗於涼州以鑲鐵如意質酒，翊日命中使託以他事，使於涼州，因求如意以還，驗之非謬。又嘗因八月望夜，師與元宗遊月宮，聆月中天樂，問其曲名，曰：「紫雲曲。」元宗素曉音律，默記其聲，歸傳其音，名之曰「霓裳羽衣」。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，俯視城郭悄然，而月光如晝。師因請元宗以玉笛奏曲，時玉笛在寢殿中，師命人取，頃之而至，奏曲既投金錢於城中而還。旬日，潞州奏：「八月望夜，有天樂臨城，兼獲金錢以進。」

再生記

閻選

張汶 又見寘室志

西河平遙縣有鄉吏張汶者，無疾暴卒，數日而寤，初汶見亡兄來詣其門，汶甚驚，因謂曰：「吾兄非鬼耶？何

爲而來。兄泣曰：我自去人間，常屬念親友，若瞽者不忘視也。吾今爲冥府吏，往往奉使至里中，比以幽明異路，不可詣汝。今冥官召汝，汝可疾赴。汝懼，辭之不可，牽袂而去。行數十里，路曠黑不辨。汝自念我今死矣，然常聞人死當盡見親友之歿者，有表弟武季倫卒，且數年，與汝善，試呼之。果應聲而至，相與悲泣。汝因問此地何曠黑如是。季倫曰：冥途幽晦，無日月之光故也。又曰：吾生時積罪萬狀，茲受戮辱，聞兄喚暫來，不可久。掩泣而別，呼親族中亡歿者數十咸如之。多言身被塗炭，詞甚淒咽。汝雖前去，亦不知止所，但常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語音，歷歷在左右，因徧呼其名，則如不聞焉。久之，有一人厲呼曰：平遙縣吏張汝，汝既應曰諾，又有一人責問平生之過，有幾。汝固拒之，於是命案掾出汝之籍，頃聞案掾稱曰：張汝未合死，冥官怒曰：未死何召之。掾曰：張汝兄爲役已久，請以弟代，雖未允其請，今自召至此。冥官怒其兄曰：何爲自召生人，不顧吾法。即命囚之，而遣汝歸。汝謝而出，遂獨行，以道路曠晦，惶惑且甚。俄頃忽見一燭，在數十里外，光影極微。汝喜曰：此燭殆人居乎？望影而趨，可百餘里，覺其影稍近，迫而就之，乃見己身偃臥於榻，室有燭，即其影也。汝自是寤，以冥中所聞妻子兄弟號哭及議喪具，訊其家，無一異者。

劉氏子妻

劉氏子者，少任俠，有膽氣，常客遊楚州淮陰縣，交遊多市井惡少。鄰人王氏有女，求聘之，王氏不許。後數歲，因飢遂從戎。數年後，役罷，再遊楚鄉，與舊友相遇，甚歡。常恣遊騁，晝事弋獵，夕會狹邪，因出郭十餘里，見一壞墓，棺槨暴露，歸而聚飲。時夏夜暴雨初止，衆人戲曰：誰能以物送至壞冢棺上者？劉乘酒恃氣曰：我能之。衆曰：若審能，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。乃取一塲，同會人列名於上，令生持去。餘人飲而待之，生

獨行夜半至墓。月初上。如有物踳踳棺上。諦視之。乃一死婦人也。生捨塋於棺背。負此尸而歸。衆方歎語。忽聞生推門。如負重之聲。門開。直入。燈前置尸於地。卓然而立。面施粉黛。髻髮半披。一座絕倒。亦有奔走藏伏者。生曰。此我妻也。遂擁尸致牀同寢。衆人驚懼。至四更。忽覺口鼻微微有氣。診視之。卽已蘇矣。問所以。乃王氏之女。因暴疾亡。不知何由至此。未明。生取水。與之洗面濯手。整釵髻。疾已平復。乃問鄰里相謂云。王氏女將嫁暴卒。未殮。昨夜因雷遂失其尸。生乃以告王氏。王氏悲喜。乃嫁生焉。衆咸歎其冥契。亦伏生之不懼也。

崔涵

後魏菩提寺。西域人所立也。沙門達多發墓取磚。得一人以送。時太后與孝武帝在華林堂。以爲妖異。謂黃門郎徐紇曰。上古以來。頗有此事。不紇曰。昔魏時發塚。得霍光女壻范朋友家奴。說漢朝廢立。於史書相符。此不足爲異也。后令紇問其姓名。死來幾年。何所飲食。答曰。臣姓崔。名涵。字子洪。博陵安平人。父名暢。母姓魏。家在城西阜財里。死時年十五。今乃二十七。在地下十二年。常似醉臥。無所食。時復遊行。或遇飲食。如夢中不甚辨了。后卽遣門下錄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。果有崔暢。其妻魏雋問暢曰。卿有兒死。不暢曰。有息子涵。年十五而亡。雋曰。爲人所發。今日蘇活。主上在華林園。遣我來問。暢聞驚怖曰。實無此子。向者謬言。雋具以實聞。后遣送涵家。暢聞涵至。門前起火。手持刀。魏氏把桃杖拒之曰。汝不須來。吾非汝父。汝非我子。急速去。可得無殃。涵遂捨去。遊於京師。當宿寺門下。汝南王賜黃衣一通。性畏日。不仰視天。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。常走於路。疲則止。不徐行也。時人猶謂是鬼。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。里內之

人多賣送死之具。及諸棺槨。涵謂曰。柏棺勿以桑木爲椁。人問其故。涵曰。吾在地下見發鬼兵。有一鬼稱是柏棺。應免兵。吏曰。爾雖柏棺。桑木爲椁。遂不免兵。京師聞此。柏木湧貴。人疑賣棺者教涵。故發此言。

崔敏殼又見廣異記

博陵崔敏殼。性耿直。不懼神鬼。年十歲時。嘗暴死。死十八年而後活。自說被枉追。敏殼苦自申理。歲餘獲放。王謂敏殼曰。汝合却還。然屋舍已壞。如何。敏殼固求還。王曰。宜更托生。倍與官祿。敏殼不肯。王難以理屈。徘徊久之。敏殼陳訴稱冤。王不得已。使人至西國求重生藥。數載方還。藥至。布骨悉皆生肉。唯脚心不生。骨遂露焉。其後家頻夢敏殼云。吾已活。遂開棺。初有氣。養之月餘。方愈。敏殼在冥中。檢身常得十政。刺史遂累求凶闕。輕侮鬼神。卒獲無恙。其後爲徐州刺史。皆不敢居正廳。相傳云。項羽故殿也。敏殼到州。卽勅洒掃視事。數日。忽聞空中大叫曰。我西楚霸王也。崔敏殼何人。敢奪吾所居。敏殼徐云。鄙哉項羽。生不能與漢高祖西嚮爭天下。死乃與崔敏殼競一敗屋乎。且王死烏江。頭行萬里。縱有餘靈。何足畏也。乃帖然無聲。其廳遂安。後爲華州刺史。華岳祠傍有人。初聞廟中喧呼。及視庭燎甚盛。兵數百人陳列。受勅云。當與三郎迎婦。又曰。崔使君在州。勿妄飄風暴雨。皆云不敢。旣出。遂無所見。

士人甲

晉元帝世。有甲者。衣冠族姓。暴病亡。見人將上天詣司命。司命更推校算歷未盡。不應枉召。主者發遣令還。甲尤脚痛。不能行。無緣得歸。主者數人共愁。相謂曰。甲若不能歸。我等坐枉人之罪。遂相率具白司命。思之良久。曰。適新召胡人康乙者。在西門外。此人當遂死。其脚甚健。易之。彼此無損。主者承勅出。將易之。

胡形體甚醜，脚殊可惡。甲終不肯。主者曰：君若不易，便長決留此耳。不獲已，遂聽之。主者令二人並閉目，條忽二人脚已各易矣。仍卽遣之。豁然復生，具爲家人說。發視，果是胡脚。叢毛連結，且胡臭。甲本土人，愛翫手足，而忽得此，了不欲見。雖獲更活，每惆悵殆欲如死。旁人見識此胡者，死猶未殯，家近在茄子浦。甲親往視胡尸，果見其脚著胡體，正當殯斂，對之泣。胡兒並有至性，每節朝兒並悲思，馳往抱甲脚號咷，忽行路相逢，便攀援啼哭，爲此每出入時，恆令人守門，以防胡子終身憎穢，未嘗誤視。雖三伏盛暑，必復重衣，無暫露也。

尸媚傳

張謐

李威

太原王容與姨弟趙郡李威，居相衛間。永泰中有故之荆襄，假公行乘傳，次鄧州。夜宿郵之廳，時夏月，二人各據一床於東西間。僕隸息外舍，二人相與言論，將夕各罷息。而王生竊不得寢，三更後雲月朦朧，而王臥視庭木蔭宇蕭蕭然，忽見廚屏間有一婦人窺覘去而復還者，再三須臾出半身綠裙紅衫，素顏奪目。時又竊見李生起坐，招手以挑之。王生謂李昔日有契，又必謂婦人是驛吏之妻。王生乃佯寐以窺其變。俄而李子起，就婦人於屏間語，切切然久之。遂攜手大門外。王生潛行陰處遙覘之，二人俱坐，言笑殊狎。須臾見李獨歸，行甚急。婦人在外屏立以待。李入厨取燭，開筭出書，顏色慘悽，取紙筆作書，又取衣物等皆緘題之。王生竊見之，直謂封衣以遺婦人，輒不忍驚。伺其睡乃擬掩執封衣畢，置牀上，却出。顧王生且睡，遂出屏與婦人語久之，把被俱入下廳偏院。院中有堂，堂有牀帳，旣入食頃，王生自度曰：我往襲之。

必同私狎。乃持所臥枕往。潛欲驚之。比至入簾。正見李生臥於牀。而婦人以披帛校李之頸。咯咯然垂死。婦人白面長三尺餘。不見面目。下按悉力以勒之。王生倉卒驚叫。因以枕投之。不中。婦人遂走。王生乘勢奔逐。直入西北隅廚屋中。據床坐。頭及屋梁。久之方滅。童隸聞呼聲悉起。見李生斃。七竅流血。獨心稍暖耳。方爲招魂將養。及明而蘇。王生取所封書開視之。乃是寄書與家人。敘訣以衣物爲信。念不陳所往。但詞句鄭重。讀之惻愴。及李生能言。問之都不省記。但言髣髴夢一麗人相誘去耳。驛之故吏云。舊傳劇有神。先天中己曾殺一客使。此事王容逢人則說。勸人夜不令獨寐。

張庚 又見續玄怪錄

張庚舉進士元和十三年。居長安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。僕夫他宿。獨庚在月下。忽聞異香滿院。方驚異。俄聞履聲漸近。庚履履聽之。數青衣年十八九。豔美無敵。推門而入。曰。步月逐勝。不必樂遊原。只此間小臺藤架可矣。遂引少女七八人。容色皆豔絕。服飾華麗。宛若豪家。庚走避堂中。垂簾望之。諸女徐行。直詣藤下。須臾陳設牀榻。雕盤玉樽。盃杓皆奇物。八人環坐。青衣執樂者十人。執拍板立者二人。左右侍立者十人。絲管方動。坐上一人曰。不告主人。遂欲張樂。得無慢乎。既是衣冠。邀來同歡可也。因命一青衣傳語曰。姊妹步月。偶入貴院。酒食絲竹。輒以自樂。秀才能暫出爲主否。夜深計已脫冠紗巾而來。可稱疎野。庚聞青衣受命。畏其來也。乃閉門拒之。青衣扣門。庚不應。推不可開。遽走復命。一女曰。吾輩同歡。人不敢與。既入其門。不召亦合來謁。閉門塞戶。羞見吾徒。呼既不來。何須更召。於是一人執樽。一人糾司。酒既巡行。絲竹合奏。殺饌芳珍。音曲清亮。庚思此坊南街。盡是墟墓。絕無人住。謂從坊中出。則坊門已閉。若非

妖狐乃是鬼物。今吾尚未惑。可以逐之。少頃見迷。何能自悟。於是潛取摺床石。徐開門突出。望塵而擊。正中臺盤。紛然而散。庾逐之。奪得一盞。以衣裹之。及明視之。乃一白角盞。奇不可名。院中香氣。數日不散。盡鑲於櫃中。親朋來者。莫不傳視。竟不能辨其所自。後十餘日。轉觀數次。忽墮地。遂不復見。庾明年進士上第。

奇鬼傳

杜青黃

道政坊

道政里十字街東。貞元中有小宅。怪異日見。人居者必大遭凶禍。時進士房次卿。假西院住。累月無患。乃衆誇之云。僕前程事。可以自得矣。咸謂此宅凶於次卿乎。何有。李真方聞而答曰。是先輩凶於宅。人皆大笑。後爲東平節度李師古買爲進奏院。是時東平君每賀冬。正常五六百人。鷹犬隨之。武將軍吏烹鰯屠宰。悉以爲常。進士李章武初及第。亦負壯氣。詰朝訪太史丞徐澤。遇早出。遂憩馬於其院。此日東平軍士悉歸。忽見堂上有偃背衣。黯緋老人。目且赤而有淚。臨階曝陽。西軒有一衣暗黃裙。白搭襠。老母荷擔二籠。皆盛亡人碎骸及驢馬等骨。又插六七枚人肋骨於其髻爲釵。似欲移徙。老人呼曰。四娘子何爲至此。老母應曰。高八丈萬福。遽云。且辭八丈移去。近來此宅大蹀躞。求住不得也。

才鬼記

鄭哲

王敬伯

晉王敬伯。字子升。會稽人。美姿容。善琴。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。休假還鄉。行至吳通波亭。維舟中流。月夜

理琴有一美女子，從三少女，披韓而入，施錦被於東床，設雜果，酌酒相獻酬，令小婢取箏，箏作宛轉歌，婢甚羞澀，低回殊久，云：「昨宵在霧氣中彈，今夕聲不能揚。」女迫之，乃解裙中出金帶，長二尺許，以挂箏，箏絃作歌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，歌曰：「月既明，西軒琴復清，良宵美醴且同醉，朱絃發響新愁生。」歌宛轉宛轉，婉婉以哀，願爲星與漢，光景共徘徊。又曰：「悲且傷，參差共成行，低紅掩翠渾無色，金徽玉軫爲誰鏘。」歌宛轉，清復悲，願爲烟與霧，氤氲共容姿。天明，女留錦四端，臥具繡枕囊并珮各一雙爲贈，敬伯以象板牙火籠玉琴爪答之。來日，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，及女郎臥具繡囊珮等，檢括諸同行，至敬伯船而獲之。敬伯具言夜來之事，及女儀狀，從者容質，并所答贈物，令使檢之於帳後，得牙火籠箱內，篋中得玉琴爪，令乃以壻禮敬伯，厚加贈遺而別。敬伯問其部下之人云：「女郎年十六，名妙容，字稚華，去冬遇疾而逝，未死之前，有婢名春條，年十六，一名桃枝，年十五，皆能彈箏，又善宛轉歌，相繼而死，並有姿容，昨從者是此婢也。」敬伯因號其琴曰「感靈」。

獨孤穆 又見異聞錄

唐貞元中，河南獨孤穆者，客淮南，夜投大義縣宿，未至十里餘，見一青衣乘馬，顏色頗麗，穆微以詞調之，青衣對答甚有風格，俄有車路北，導者引之而去。穆遽謂曰：「向者粗承顏色，謂可以周旋終接，何乃頓相捨乎？」青衣笑曰：「愧恥之意，誠亦不足，但娘子少年獨居，性甚嚴整，難以相許耳。」穆因問娘子姓氏，及中外親族，青衣曰：「姓楊第六，不答其他，既而不覺行數里，俄至一處，門館甚肅，青衣下馬入，久之乃出，延客就館，曰：『自絕賓客，已數年矣。』娘子以上客至，無所爲辭，勿嫌疎陋也。」於是秉燭陳榻，衾褥畢具，有頃，青衣出。

謂穆曰。君非隋將獨孤盛之後乎。穆乃自陳是盛八代孫。青衣曰。果如是。娘子與郎君乃有舊。穆訊其故。青衣曰。某賤人也。不知其由。娘子卽當自出申達。須臾設食。水陸畢備。食訖。青衣數十人前導曰。縣主至。見一女年可十三四。姿色絕代。拜跪訖。就坐。謂穆曰。莊居寂寞。久絕賓客。不意君子惠顧。然而與君有舊。不敢使婢僕言之。幸勿爲笑。穆曰。羈旅之人。館穀是惠。豈意特賜相見。兼許敘故舊。且穆平生未離京洛。是以江淮親故。多不之識。幸盡言也。縣主曰。欲自陳敘。竊恐驚動長者。妾離人間已二百年矣。君亦何從面識。穆初聞其姓楊。及自稱縣主。意已疑之。及聞此言。乃知是鬼。亦無所懼。縣主曰。以君獨孤將軍之貴裔。世稟忠烈。故欲奉託。勿以幽冥見疑。穆曰。穆之先祖爲隋室忠臣。縣主必以穆忝有祖風。故欲相託。乃平生之樂聞也。有何疑焉。縣主曰。欲自宣洩實增悲感。妾父齊王隋帝第二子。隋室傾覆。妾之君父同時遇害。大臣宿將無不從逆。唯君先將軍力拒逆黨。妾時年幼。尙在左右。具見始末。及亂兵入宮。賊黨有欲相逼者。妾因罵辱之。遂爲所害。因悲不自勝。穆因問其當時人物。及大業末事。大約多同隋史。久之。命酒對飲。言多悲咽。爲詩以贈穆曰。江都昔喪亂。闕下多構兵。豺虎恣吞噬。干戈日縱橫。逆徒自外至。半夜開重城。膏血浸官殿。刀槍倚簷楹。今知從逆者。乃是公與卿。白刃汚黃屋。邦家遂因傾。疾風表勁草。世亂識忠臣。哀哀獨孤公。臨死乃結纓。天地旣板蕩。雲雷時未亨。今者二百載。幽懷猶未平。山河風月古。陵寢露幽青。君子秉恆德。方垂忠烈名。華軒一惠顧。土室以爲榮。丈夫立志操。存沒感其情。求義者可託。誰能抱幽貞。穆深嗟嘆。以爲班婕妤所不及也。因問其平生制作。對曰。妾本無才。但好讀古集。嘗見謝家姊妹。及鮑氏諸女。皆善屬文。私懷景慕。帝亦雅好文章。時時被命。當時薛道衡名高海內。妾每見其文。心頗鄙之。

向者情發於中，但直敘事耳。何足稱贊？穆曰：縣主才自天授，乃鄴中七子之流，道衡安足比擬？穆遂賦詩以答之曰：皇天昔降禍，隋室如綴旒。患難在雙闕，干戈連九州。出門皆凶豎，所向多逆謀。白日忽然暮，頽波不可收。望夷既結轡，宗社亦貽羞。溫室兵始合，宮闈血已流。憫哉吹簫子，悲啼下鳳樓。霜刀徒見逼，玉笄不可求。羅襦遺侍者，粉黛成仇讐。邦國已淪覆，餘生誓不留。英英將軍祖，獨以社稷憂。丹血濺黼服，豐飢染戈矛。今來見禾黍，盡日悲宗周。玉樹已寂寞，泉臺千萬秋。感茲一顧重，願以死節酬。幽顯倘不昧，終焉契綢繆。縣主吟諷數回，悲不自勝者久之。逡巡青衣人皆持樂器，而有一人前白縣主曰：言及舊事，但恐使人悲感，且獨孤郎新至，豈可終夜啼泣相對乎？某請充使，召來家娘子相伴。縣主許之。既而謂穆曰：此大將軍來護兒歌人，亦當時遇害，近在於此。俄頃卽至，甚有姿色，善言笑，因作樂縱飲甚歡。來氏歌數曲，穆唯記其一云：平陽縣中樹，久作廣陵塵。不意何郎至，黃泉重見春。良久曰：妾與縣主居此二百餘年，豈期今日忽有嘉禮？縣主曰：本以獨孤公忠烈之家，願一相見，欲豁幽憤耳。豈可以塵土之質，厚誣君子？穆因吟縣主詩落句云：求義若可託，誰能抱幽貞？縣主微笑曰：亦大彊記。穆因以歌諷之曰：金閨久無主，羅袂坐生塵。願作吹簫伴，同爲騎鳳人。縣主亦以歌答曰：朱軒下長路，青草啓孤墳。猶勝陽臺上，空看朝暮雲。來氏曰：曩者蕭皇后欲以縣主配后兄子正，見江都之亂，其事遂寢。獨孤冠冕盛族，忠烈之家，今日相對，正爲嘉偶。穆問縣主所封何邑？縣主曰：兒以仁壽四年生於京師，時駕幸仁壽宮，因名壽兒。明年太子卽位，封清河縣主。上幸江都宮，徙封臨淄縣主。特爲皇后所愛，常在宮內。來曰：夜已深矣，獨孤郎宜蚤成禮。某當奉候於東閣，俟曉拜賀。於是羣婢戲謔，皆若人間之儀。既入臥內，但其氣奄然，其身頗冷。頃之

泣謂穆曰。殂謝之人。久爲塵灰。幸將奉事巾櫛。死且不朽。於是復召來氏。飲譙如初。因問穆曰。聞君今適江都。何日當回。有以奉託可乎。穆曰。死且不顧。其他有何不可乎。縣主曰。帝旣改葬。妾獨居此。今爲惡王墓所擾。欲聘妾爲姬妾。以帝王之家。義不爲凶鬼所辱。本願相見。正爲此耳。君將適江南。路出其墓下。以妾之故。必爲其所困。道士王善交。書符於淮南市。能制鬼神。君若求之。卽免矣。又曰。妾居此。亦終不安。君江南回日。能挈我俱去。置我洛陽北坂上。得與君相近。永有依託。生成之惠也。穆皆許諾曰。遷葬之禮。乃穆家事也。酒酣。倚穆而歌曰。露草芊芊。頽塋未遷。自我居此。於今幾年。與君先祖。曠昔恩波。死生契闊。忽此相過。誰謂佳期。尋當別離。俟君之北。攜手同歸。因下淚沾襟。來氏亦泣。語穆曰。獨孤郎勿負縣主厚意。穆因以歌答曰。伊彼維揚。在天一方。驅馬悠悠。忽來異鄉。情通幽顯。獲此相見。義感曠昔。言存繾綣。清江桂舟。可以遨遊。惟子之故。不遑淹留。縣主泣謝。穆曰。一辱佳祝。永以爲好。須臾。天將明。縣主涕泣。穆亦相對而泣。凡在坐者。皆與辭訣。旣出門。回顧無所見。地平坦。亦無墳墓之迹。穆意恍惚。良久乃定。因徙柳樹一株。以誌之。家人索穆頗急。後數日。穆乃入淮南市。果遇王善交於市。遂求一符。旣至惡王墓下。爲旋風所撲。三四穆因出符示之。乃止。先是。穆頗不信鬼神之事。及縣主言。無不明曉。穆乃深歎訝。亦私爲所親者言之。次年正月。自江南回。發其地數尺。得骸骨一具。以衣衾斂之。穆以其死時草草葬。必有闕。旣至洛陽。大具威儀。親爲祝文以祭之。葬於安喜門外。其後獨宿於村野。縣主復至。謂穆曰。遷葬之德。萬古不忘。幽滯之人。分不及此者久矣。幸君惠存舊好。使我永得安宅。道塗之間。所不奉見者。以君爲我腐穢。恐致嫌惡耳。穆覩其車輿導從。悉光赫於當時。縣主謝曰。此皆君子賜也。歲至己卯。當遂相見。其夕因宿穆所。

至明乃去。穆既爲數千里遷葬，復昌言其事。凡穆之故舊親戚，無不畢知。貞元十五年，歲在己卯，穆晨起將出，忽見數人至其家，謂穆曰：「縣主有命。」穆曰：「豈相見之期至耶？」其夕暴亡，遂合葬於楊氏。

孟氏 又見蒲湘錄

維揚萬貞者，大商也。多在外貿易財寶，其妻孟氏，先壽春之妓人也。美容質，能歌舞，薄知書，稍有詞藻。春日獨遊家園，四望而吟曰：「可惜春時節，依前獨自遊。無端兩行淚，長只對花流。」吟罷泣下數行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，踰垣而入，笑曰：「何吟之苦？」耶孟氏大驚曰：「君誰家子？何得遽至於此？」而復輕言也。少年曰：「我性落拓不拘檢，惟愛高歌大醉，適聞吟詠，不覺喜動於心，所以踰垣而至。苟能容我，花下一接良談，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。」孟氏曰：「欲吟詩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浮生如寄，年少幾何？繁花正妍，黃葉又繼。人間之恨，何啻千端。豈如且偷頃刻之歡也？」孟氏曰：「妾有良人，去家數載，所恨當茲麗景，遠在他鄉，豈惟惋歎芳菲，固是傷嗟契濶，所以自吟拙句，略導幽懷耳。不虞君之涉吾地，而見侮如此也。宜速去，勿自取辱。」少年曰：「我向聞雅詠，今觀麗容，苟蒙見納，雖死尚不暇惜，況責言何害乎？」孟氏命賸續賦詩曰：「誰家少年兒，心中暗自欺。不道終不可，可即恐郎知。」少年得詩，喜不自勝，乃答之曰：「神女配張碩，文君遇長卿。逢時兩相得，聊足慰多情。自是孟遂私之，挈歸己舍。少年貌既妖豔，又善元素，綢繆好合，樂可知也。逾年而夫自外至，孟氏憂懼且泣。少年曰：「勿恐，吾固知其不久也。」言訖，騰身而去，闔無所見，不知其何怪也。

寶玉 又見玄怪錄

進士王夷勝，元和中求薦於同州，時賓館填溢，假郡功曹王羣第以俟試。既而他室皆有客，惟正堂以草

繩繫門，自牖而窺其室。獨牀上有褐衾，牀北有破籠。此外更無有。問其鄰，曰：處士資三郎玉居也。二客以西廂爲窄，思與同居，甚喜其無姬僕也。及暮，資處士者一噓一僕，乘醉而來。夷勝前謁，且曰：勝求解於郡，以賓館喧，故寓於此。所得西廊亦甚窄。君子既無姬僕，又是方外之人，願略同此堂，以俟郡試。玉固辭，接對之色甚傲。夜深將寢，忽聞異香，驚起尋之，則見堂中垂簾幃，喧然笑語。於是夷勝突入其堂中，屏幃四合，奇香撲人，雕盤珍膳，不可名狀。有一女年可十八九，嬌麗無比，與資對食。侍婢十餘人，亦皆端妙，銀爐煮茗，方熟。坐者起入西廂帷中，侍婢悉入。曰：是何兒郎，衝突人家？資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語。夷勝無以致辭，啜茗而出。既下堦，聞閉戶之聲，曰：風狂兒郎，因何共止？古人所以卜鄰者，豈虛語哉？資辭以非己所居，難拒異客，必慮輕侮，豈無他宅？因復歡笑。及明，往覘之，盡復其舊。資獨偃於褐衾中，拭目方起。夷勝詰之，不對。夷勝曰：君晝爲布衣，夜會公族，苟非妖幻，何以致麗人？不言其實。當卽告郡。資曰：此固祕事，言亦無妨。比者玉薄遊太原，晚發冷泉，將宿於孝義縣陰晦失道，夜投人莊，問其主。其僕曰：汾州崔司馬莊也，令人告焉。出曰：延入。崔司馬年可五十餘，衣緋，儀貌可愛。問資之先及伯叔昆弟，詰其中外親族。乃玉舊親，知其爲表丈也。自幼亦嘗聞此丈人，但不知官位。慰問殷勤，情意甚優重。因令報其妻曰：資秀才，乃是右衛將軍七兄之子，是吾之重表姪。夫人亦是丈母，可見之。從官異方，親戚離阻，不因行李，豈得相逢？請卽見。有頃，一青衣曰：屈三郎入。其中堂陳設之盛，若王侯之居。盤饌珍奇，味窮海陸。既食，丈人曰：君今此遊，將何所求？曰：求舉資耳。曰：家在何郡？曰：海內無家。丈人曰：君生涯如此，身事落然，遂遊無抵，徒勞往復。丈人有女，年近長成，今便令奉事，衣食之給，不求於人，可乎？玉起拜謝。夫人喜曰：今夕甚佳，又有牢饌，親戚中